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七
論語
八節

13
863
7

4 13
863
7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七

祁昌穀天祚
天正十五年二月
鄭氏寄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范 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未
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章全旨

此是夫子誅季氏之僭以正名分意忍字重凡凡亂臣賊子皆始于一念之忍故夫子以一字誅其心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逸 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舉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

四書正解 卷之七 論語

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泰存奏季氏桓子以八佾舞于其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而凱之謂先王制禮各以命之器以別之分毫不可僭踰今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矣尚可恬然安意而忍為之也天下不義之事孰有過于此者而不可恬然安意而忍為之也哉

析講邢疏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羽數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入按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八助勞于天子成主賜之以重祭朱子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惟得于文王周公之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孔子謂季氏至于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賜指此故記者繫之○忍字悚甚如今屬人心腸硬一般孰不可忍

乃痛刻之言猶云天子之大典且可忍為則凡過已自便利下欺公之事孰不可忍而為之盡明其罪之無可逃而奄其勢之所必至也有就孔子上說忍字言季氏僭竊之罪不可勝誅此事尚可容忍則何事不可忍細玩覺前說較是八數以直者言伯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刻也

三家章全旨

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說其無知重取字夫子就雍詩中摘取一語醒問他見得無倫僭竊有罪且詩之詞義亦與時事不相協欲三家顧名思義而自覺僭竊之有罪也妙在微言冷刺不必添說大夫陪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各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我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參序雍武主祭文王之樂歌也用以徹俎告成禮也三家大夫祭都官而歌采蘋宜也今乃歌雍以徹孔子訊之曰雍詩中有云相而助祭者維列國諸侯主祭者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宗廟之事義有取也今三家之祭相祭果辟公乎主祭果天子乎亦何所取義而歌之于堂是其無謂亦甚矣

析講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皆魯桓公之後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其後仲孫又改為孟○仁山金氏曰堂廟室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室前為庭○舞佾歌雍俱是樂而云僭禮樂者僭則踰分踰分則越禮故也

人而章全旨

如禮何如樂何猶云使他不動也只在從中流出其襲取于外上體認○此亦慨當時用禮樂者之失其本而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程大全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能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然有序有和而為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匪僻之心放逸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雖周旋于玉帛威儀之際當不得禮其奈此禮何哉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淫邪之氣爭

戾不和而樂之本先失矣雖日從事于那鏗鏘鼓舞之用實不得樂其奈此樂何哉欲用禮樂者亦求之心而可也析講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玉帛之類樂有鐘鼓之類其寔皆此心之流通也故須中和溫厚的人便行得人而不仁則心亡而和敬已不在雖外面欲周旋于禮樂之間其于禮樂判為二物禮樂終不為之用也○語類

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如禮樂何緣

林放章全旨

此章重本字蓋放問禮之本激于當時文勝之非而夫子之答亦激于時弊而為是反本之說也禮之本謂禮之起初也註禮之全體則兼文質本和言之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參大全禮有本有文當時習于繁文人但指此為禮失其本矣林放疑而問禮之本意謂禮之初意恐不如也析講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則性者禮之本也其二曰禮始諸飲食凡物初為本終為末也集註序取後說放之問本亦猶孟子成之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泰序夫子以其不隨世逐末而有契于從先進之志也稱之曰大哉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此問也蓋

得禮之本而全體在其小豈細故哉

如講虛齋曰夫子厭周末文勝常欲反時人之論而從先進林放此問深契夫子之心故不覺大之

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參太全試卽禮之本意之禮有吉凶二者實不廢文自有個得中恰好處適而文真不及而質皆非中也然當此文勝之時而較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後靡太過而奢寧可朴而不及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凡流爲奢是儉雖非禮之中猶不失乎太古無文之初而爲禮之所由起也若喪禮之凶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寧可一于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爲易是戚雖非喪禮之中猶不失乎至情真切之寔而爲節文之所從生也得其本而可漸進于禮之中矣子有志于禮之本尚于此求之哉

折講朱子曰冠婚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禮兼吉凶軍兵在內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特自禮中抽出言之耳儉戚只是禮之本初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之斯謂禮蓋自有個得中恰好處○王觀清曰寧字矯常情之詞非不得已而矯取之詞常情只知奢易爲愈殊不知寧可儉戚始不失其本也○儉戚是質奢易未便當得文乃文之過而所謂繁文也儉戚正本初所在時說乃謂夫子非指儉戚爲本欲就儉戚上悟出本來然則謂本

者果何物耶此不通之論斷不可從細玩註意蓋言禮起于儉喪起于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朱子曰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理有可獨則是樂于喪而非哀切之情也

夷狄章全旨

此夫子傷時僭亂而深慨之詞新安陳氏曰魯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參太全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是以夫子傷感之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且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不似諸夏之僭亂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季氏章全旨

此夫子嘆季氏之僭祭求不能救而自嘆以諷之全要透發神不享非禮之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衆集解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爾為家臣獨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歟對曰彼意已定吾力不能救正也子嘆曰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曾謂泰山之神反不知僭祭之非禮而不如林放乎欲誣而祭之矣益哉析講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因他屬我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末句聖人也不曾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祭

山曰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救謂正其僭祭之失也與字非諸問之詞乃切責之詞也求曰不能蓋謂季氏欲求福自益意不可回也不如林放言外見神既不享祭亦何益所謂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也註中進林放以厲冉有意不重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

君子章全旨

此夫子舉君子之讓德以挽天下之趨也以君子無所爭一句為主下即其至易爭者以明其無爭也升下飲三層俱以揖讓貫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太射之禮概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衆大全子曰君子處心恭遜自無所爭求他有爭必也觀之

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則皆飲中鵠以取勝最易起爭心也然方其將射之時衆耦既同不遽射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射既射之後勝負攸分不遽下也又與那同射的人都揖讓而下堂來及衆耦既降負者宜罰又不遽罰也勝者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取解立飲射之始約雍容揖遜無非序賢序不侮之心其爭得來也是君子豈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哉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析講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王觀濤曰無所爭要講得細此心中本忘了一屈伸勝負稍起計較便謂之爭必也射乎與必也聖乎俱是疑而未定以起下文也蓋射有屈伸勝負之形如欲求君子之爭也其惟射之時乎○胡氏曰君子于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惟見相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麟士云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呂氏曰諸侯之射爲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爲鄉射此只論君子無爭以不必專主大射說○獨舉射言者因射之中否以角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定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勝是亦易起爭心之時○虛齋云

三揖而後升堂者射耦本位昨階之東南隅出外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行至階下復北面揖三也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許東陽曰凡飲酒賓客必拜爵必送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其爭也君子謂意與夫子求之也相似不是說君子之爭正是說君子之無爭蓋易爭之地而猶若此其無所爭益見矣

巧笑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上二節是釋子夏論詩之疑末節因其悟而予之也以素爲絢少子夏所始疑者先有素而絢後之是夫子解子夏之疑先有忠信而禮後之此子夏之悟其意也是其論詩之學有得于意言之表故夫子嘉其悟而許其可與言詩楊維斗曰始終只一言詩不從禮後立論可見重質之說不可從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存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所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祭序子夏問于夫子曰逸詩有云笑之巧也倩兮而口輔端好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分明此言人生實之美如此也而繼又云素之無文也以爲絢今而華美可觀夫素絢異也今反以素爲絢果何謂也析講太全饒氏曰上一句賦也下一句比也○蒙引上一句即素也絢在其外○麟士云未句子夏亦是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王觀濤曰巧笑二句子夏已明但問素以爲絢一句耳素以爲絢專疑一爲字蓋認作即以爲絢也詳味子夏此問即有重素之意若只太素所當獨存絢飾所不必尚如何反把素以爲絢似詩人重絢了註中反謂二字可玩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可後加文飾參序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其即以素爲絢也蓋欲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素也然後可加以五采是素處于

先繪處于後猶人先有美質而後

可加以粧飾也逸詩之意如此

析講麟士云取集註以合饒說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此節註云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前節註曰言人有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則繪事似可兼喻容服朱子或問但指粉黛後字正破爲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爲絢也言先後之序也子夏疑詩合素絢而一之夫子把繪素分作兩件便知絢後于素而非以絢爲素矣故子夏有禮後之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且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合衆子夏因此而悟曰夫繪在素之後如此然則世之所謂禮者亦必有無文之禮若太素焉者以爲之先而禮文其後乎蓋儀文外見者禮也而非所以禮也詩與夫子之言互相發矣夫子躍然喜曰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必知商這等人方可與言詩已矣蓋吾未與之言禮而已能通禮于詩之外則吾與之言詩必能觸類于詩之中矣豈不可與之言詩哉

析講朱子曰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處而子夏起發之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麟士云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爲絢時亦不無是解故見引觸之妙不然如後人以成見說詩久無詩矣又何言詩之可與乎太抵子夏子貢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起子四字固影帶也○子貢本不論詩而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于詩可言同與如是○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註中忠信字宜渾含起予二字須講得斟酌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觸則無由發揮于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禮後乎一句是悟語不是問語

夏禮章全旨

夫子志在述夏商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所欲不遑故發此興言外見得周禮在魯正當加意于文獻以爲取徵之地○能言是能開先王之精意于經制既湮之後能徵是能定斯民之耳目下聖人不作之時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一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合衆子曰周初之禮取諸夏殷故考古者每爲惓惓焉夏后氏制度文爲之繼我能言以傳之而杞爲夏後無足以徵吾言也天下其誰信我殷家制度文爲之繼我能言以傳之而宋爲殷後無足以徵吾言也天下其誰信我所以不足徵者其故何哉蓋文所以載此禮獻所以識此禮也今杞宋之典籍賢才皆缺畧衰謝而不完是故不足徵也使其足焉則吾能取之以証吾言矣一代之禮何至泯沒無傳乎惜乎今之

不足也。意二代之已矣。其知監二代之者何？析諸大全。饒氏曰：或問文獻既不足，不知孔子于何考訂而能言之曰：不足，非全無存者。聖人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寔監于二代而損益之，但無微不信，不信不從，故不敢終筆之于書，以貽後世。若當時杞宋可徵，得聖人論著，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太法，豈不甚歟？惜一代無徵，而周之文獻亦淪亡于戰國，于戈與暴秦焚坑之餘，可嘆也已。○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至孔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傳公廿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哲之不足徵。○麟士云：大段只是言言之不足用之也，故集註但云足則吾能取証，吾言不必深求。○觀濤曰：言之是，請明忠實之素意，以示人不徒述之而已。○禮謂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也。若三綱五常，亦不待聖人能言之，何待于微不足，亦非全無，是不定備之意。夫子既能言何，云不足徵，蓋無微便，不足取信于人，雖言之而不能傳也。

禘自章全旨

此夫子微示不足，魯行禘之意。按諸侯有祫而無禘，是出禘字不足，意自寓然，不以曰禘非禮而曰禘身既灌而往，不以曰不足觀而曰不欲觀，分明托灌後不誠，疑爲魯諱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本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本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令參子曰：祭以誠爲本，而觀之者亦于其誠也。我魯之于禘

也我曾于大廟觀之其初祭之始君臣誠意猶存目既滿地求神而後省後以懈怠雖有陳設之俎豆升降之儀曾心過禮器禮文而已既無當于祭義何以昭示臣民我之心不欲觀之矣

析請太全輔氏曰魯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王祭者以已之是病不可不有以箴之○李氏曰魯郊禘非禮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麟士云此即魯祭非禮亦不必說也○周禮帝嘗以后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禘獻之禮也○周禮帝嘗以后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禘者祭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故惟王者始可以行之○東陽許氏曰始祖所自出之帝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一立廟則祭于始祖之廟凡廟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特設所自出之位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天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太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太祖東向殿廟群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十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以鬱金香草和酒曰鬱鬯有鬱入掌灌事也鬱鬯以寔

而陳之于王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取血骨寔之于薦以燔之求神于陽

或問章全旨

夫子謂不知者謂之也謂不欲觀者嘆之也爲分爲世道計也○此節重不知句知其說二句正見禘之難知夫子欲言制禘之義則或人未足知此且言禘所由則魯禘之非禮便不可議故但託之以不知而已語意最要渾融○先王之制禘本之仁孝誠敬之極真有以見夫一本之親雖更百世而理不可泯一氣相傳雖閱千載而義自可格故制爲此禮以盡吾探本之至意此禘之義也或人之問正欲知其義也不知只在禘義精微難曉上說若說禘義如何深遠又非不知只知其說不是空知知得便行得于天下言外見得惟有天下者得行也亦惟有天下者能明之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自指其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蒙引。或人見魯嘗行禘祭。而謂先王之制為禘也。必有義存焉。故問其說于夫子。子以或人難與言此。但答之曰。此吾所不能知也。夫禘于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道理深微。而遠大綱。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然則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若有能知得此說。而于先王制禮之原。享親之故。有以會通而無間。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是沛然于天下也。其知示諸斯乎。夫一知禘而天下無難知之事。信乎。禘義之精。而難知矣。此吾所以不知也。問人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謂其知。示諸掌之甚明。且易也。然則知禘之深者。莫如太王矣。

折講蒙引云。禘之說太指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按陸

葵日創記曰。天下只沒言于天下之事理。不必修治天下。說以本文原無治字。出也。據此。只以理無不明。則知字自是註誠無不格。直此說字下。遂接治字。且因禘王者事故云耳。翼註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註中二意。乃夫子不肯本旨。勿入口氣。

祭如章全旨

此記夫子祭祀之誠意。通章重一誠字。首節是言其如在之誠。下節是即其所常言者。以註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桂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

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本全門人記說祭以誠為主。夫子祭先祖。則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如先祖在其上。一般祭外神。則盡其誠敬。儼然來格。如神在其上。一般。

析講外神。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在官時也。蒙引在家之祭。不獨先祖言先祖。則父母在其中。如在就心言。先祖已往。非真有是孝心純篤。故如在。在神道至幽。非真有在。敬心純一。故如在。孝敬雖各有主。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神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參蒙引子嘗言曰祭必躬親乃得以申敬。敬吾若有故不得與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不曾祭。觀此言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矣。

析講此章重在前條下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麟士如不祭以心言無其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園外也。○如不祭正以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耳。禮雖行而意不得伸此夫子所歎者不在禮而在意也。觀其不與祭而心之歉然者如此則與祭而如在者可知矣。翼註祭者以吾之精誠交于神也祭禮可代精誠如何代得故曰如不祭註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勿人夫子口氣

王孫章全旨

王孫賈只用與竈二字來限夫子所答夫子特出片言之間非特有以屈奸雄之象抑且有以折奸雄之心。○上節王孫賈以權勸夫子知有已不知有君也下節夫子以矢折之知有理不知有勢也問答之意俱只間間說正意在言外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嬖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既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參大全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設問以諷曰俗語云與為一室最尊處四時常然然夏屬火竈以火爨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雖見卑賤，是祭主也。與其媚于與之虛室，寧可媚于竈之當時用事者。此言果何謂也。析講以與比君，以竈比權臣。賈欲孔子附已也。○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與尊之也。祭于其所近于與止祭于與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何謂也？與他處不同，非是疑俗語無謂而問正。是說俗語必有所謂以諷之也。○與因五祀而祭，故曰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當夏而主火，故曰當時用事。五祀皆有行，俗語特舉其一耳。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卑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而當時用事。俗語原是作隱比說。賈疑夫子有求仕之意，又自謂權可以引援，得夫子故引此說以諷之。而欲孔子之附已也。○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故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通而不迫，使王孫賈而不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參太全子格之曰：此言不然，媚與竈皆非也。自有天在，天者理而已矣。循理而行，仰可對天。若稍違戾于理，便是得罪于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非特竈不當媚，與亦不當媚也。言外見得若違道以干進，及是得罪于至尊至大者，豈媚時君權臣可得而免乎？此是遜詞。

以拒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析講天還是上天對與竈言也。究而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即理而已。○張氏曰：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禱求也，祈轉禍為福也。緊要是媚字不好，縱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于天矣。

周監章全旨

此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郁乎文承損益得宜，來吾從周，不重為下，不倍重，在文盛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合參子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周
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昔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之制
度文為矣我周之禮監視二代之損益之益承忠質之後風
氣漸開人文漸著又加以文武之經畫周公之制作參酌至
當用集大成郁郁乎美備而文哉吾也生周之世為周之民
亦惟與天下共遵其制度儀章
之所在爾矣吾舍周其奚從哉

析講朱子曰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
從設使夫子得位行道法令既詳豈可更畧畧則奸宄愈滋
矣○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
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幣部
舞則有之矣○麟士云三句語氣本直新安陳氏謂從周盛
時之文非從周末方盛之文亦是旁人論如此夫子固未嘗
曰吾從不從云云也俗語多事按麟士說知夏商忠質勿當
用出○文以尊卑上下秩然有等燦然有序說周末天子下
堂見諸侯矣臣拜乎堂上矣直是無文非文勝也○周是文
武周公制作之初時禮損制度文為言監謂損益其尚忠尚

質者以歸于中正也即忠質而潤色華藻之故郁郁然文盛
此乃有周盛時文有得宜之文也亦只是委曲詳瞻盡美盡
善意時王之制固不可不從制作之善尤不可不從從周中
重後一意此正欲天下共知所從非徒表自己之從也○監
一代如易建寅建丑而建子易五十七十
而百畝廣惟百惟倍而三百之類皆是

子入章全旨

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
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
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
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夫子非謂已
辨為禮辨也恐人不知敬謹之為禮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
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各
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
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

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參大全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凡禮文禮器之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臨事又問以審之理當如此或人不知而譏之曰鄉人之子素名知禮今孰謂其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問者必不知可見矣子聞之曰即是便是禮也禮莫大乎敬我于太廟之事不敢忽而不問不敢問而或畧謹敬之至乃所以為禮也知禮之名吾固不敢當而以問為非禮矣所哉

析講觀或稱鄉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太廟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邢疏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問者欲因器數以究其義因儀文以審其情也是字緊承問意來蓋禮主于敬知之未詳行之不當則為放縱而非敬矣故每事必問正其無敢慢無敢忽之心為之也敬即禮之本也

射不章全旨

此夫子舉古道以挽當時尚力之趨也思古之道便有傷今意首句引禮文○釋其意而証之○王觀濤曰古道不止一射今不知古亦豈止一射夫子特舉易

見者以傷之蓋傷其尚德之風不可復見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參大全夫子傷今思古曰儀禮云禮射之行但取其中的而貫革與不貫革俱不論此言果何為哉為人之力生有強弱不同等之故此古昔盛時尚德不尚力之道也不令人慨想無窮哉

析講主字可玩未嘗以貫革為非但主于此耳蓋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而弱而有德者無以見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朱子曰先王設射謂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射之本意也是要貫革只是禮射本于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

陳氏曰

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也○
 驍士云凡讀註圈內必有正說如楊氏中可引學二句本妙
 而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嘆之則思古者思
 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方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
 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說家
 于未句不日感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使只見得一
 半○史記散軍郊射右射射鴈首左射射鴈虞而貫革之射息蓋
 言武主既得天下不用武射而止用禮射見時平無事也晚
 周之時禮射廢而射復尚主皮故孔子慨之○射宮在郊故
 曰郊射武射則主皮禮射則不主皮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
 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志正持
 弓審固雖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
 所以為力不同科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尚德可不
 曾入為力句內只講在古之道句內春秋之時列國兵爭全
 用武射則禮射廢而人皆尚力不尚德矣故發此嘆○古者
 射各有侯天子二侯虎熊豹諸侯二侯熊豹大夫麋士豕
 此見聖賢維禮之心首節子貢欲去羊傷禮之廢
 其言微下節夫子欲存羊興

子貢章全旨

禮之復其詞婉總之皆所以維周禮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
 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講而行之餼生牲
 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泰大全古天子有頒朔之典所以明有君諸侯有告朔之儀
 所以明有親大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
 四不視朔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
 供之餼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其意以為朔既不告矣何以羊
 為獨不思朔即不告也而猶幸有羊在乎
 析講子貢之意以為存名其甚責實無是妄費安用空名重
 無是二字是有激之言若謂惜小費恐看低子貢了○頒朔
 即頒曆也曆有十二月朔月之初一也舉朔以該其餘曰○
 禮天子玄冕聽朔于明堂用特牛告上帝諸侯皮弁聽朔于
 太廟用特羊告太祖聽朔者蓋言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也
 即本註行之之意○餼羊生而未殺可以牽行若君告朔則
 殺而用之左傳餼牽竭矣之語可証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

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泰陳氏夫子曉之曰告朔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存焉賜也以禮既不行而羊徒費愛惜其羊故并欲去此無益之費耳爾僅以羊視羊所愛此在于羊耳我則以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其羊即其禮也禮雖廢而羊猶供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我固愛惜其禮不忍此禮之遂亡也如乏何其遂欲去之哉合而觀之子貢視禮與羊為二故不勝為禮憤夫子視禮與羊為一故委曲為禮維總一維禮之心也

析講邢疏每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視朔亦謂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朝享其歲首為之謂朝正○馬氏曰是

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王觀濤曰子貢但知核其實夫子却欲存名告朔之名猶存則魯之君臣猶未敢顯然蔑禮以怠正朔也○愛其羊不是愛物的愛字只是惜也惜其禮亦不是傷惜愛惜只是不忍廢了他○夫子愛禮就在存羊上見見得禮可惜則羊不可去而羊存即禮存也正見餼羊煞有關係不可議去

事君章全旨

此夫子為事君者維臣紀也○禮之非誚易辨惟以禮為誚則其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夫子非止為自

已分辨正是提醒人心處蓋因當世驕泰成風者發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誚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誚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誚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誚而孔子之言止於知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合衆未子慨臣禮之不明也曰臣之事君有當然不易之禮乃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今于事君之際凡登降上下每事依着禮節敬謹而不敢忽此不過盡其當然者而已時人乃

以為求媚取悅于君而諂也若謂非其
分之所當然者豈知事君之道者哉

析講太全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後止故曰盡當時君弱臣
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盡禮指儀禮說如從下踉蹌皆是
○事君上止可用个令字非用我字方像聖人渾融口吻說
事君便有个禮在說个禮自然當盡盡者在禮之內只是盡
其分耳如在禮之外便是諂非分之當然矣諂與盡相反

定公章全旨

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所以立萬古君臣之極
也兩以字有舍此不可意本此心之不苟肯出之
而事事得體即禮也本此心之不
欺肯出之而事事竭誠即忠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
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
足君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泰淺說定公問于孔子曰人君驅使臣下人臣奉事君上其
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以尊卑者易於簡簡非所以使臣
也必也以禮乎凡優以體貌隆以氣誼委任不貳皆禮也皆
使臣之道當然也以下事上者易於欺欺非所以事君也必
也以忠乎凡內盡其心外盡其職常變不貳皆忠也皆事君
之道當然也君盡君道且有以作臣之忠臣盡臣道庶不負
君之禮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有不治者哉

析講一說禮有正各分辨等威意忠有無專擅無僭罔意為
當時魯之君弱臣強言也此便是一時權宜
之論不必從使字不是役使只作驅使看

關雎章全旨

此夫子舉詩人性情之正欲學者識之而知所興
也蓋詩人性情之正感于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
又本于文王刑于之化即下詩而修齊之道備焉正學者所
宜體玩也○哀字當憂字看憂樂俱指官人非文王哀樂也
註中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德字配字俱重蓋哀樂是詩人性
情不淫不傷全在后妃之德上起見不在情欲上起見所以
為性情之正虛齋曰詩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
二句最見后妃之德及詩人所宜憂宜樂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合參子曰道性情者其如詩詩之首篇曰關雎官人爲文王得賢后妃而作也其既得也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其樂可謂盛矣使施之他人不亦淫乎而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樂其所當樂也何嘗失其正而至于淫乎其未得也則有寤寐反側之憂其憂可謂深矣使施之他人不亦傷乎而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哀其所當哀也何嘗害于和而至于傷乎詩人中正和平而得乎性情之正如此吾人讀而玩之則終心平躁心釋矣詩可以興信夫析讀木全問關雎哀樂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詩意如此

朱子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意聲音○胡氏曰詩之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詞語可玩味耳然因其詞語可以知其性情至于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畧可觀矣○此詩總是說官人欲得聖妃以配文王故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其立心中正原不至淫傷也若此詩非官人欲得后妃則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何不可指爲淫傷乎可見大全所云憂不至愁苦哭泣樂不至沉湎淫佚等說尚未合解雙峰韓氏之說亦只見得一邊俱不必從註中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二句最重

哀公章全旨

此章見言之慎慎因宰我對立社之意而深責之欲其謹于後也人非土穀不生成故建國則立社而祭之以報其德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此是立社之本意哀公問社意必有在樹木之對已非立社本意而戰栗之語又啓時君以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泰序哀公問立社之義于宰我宰我對曰古人立社必樹以木夏后氏都安邑社則以松殷人都亳社則以柏其義皆不可考矣周人都豐鎬社則以栗其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恐懼戰栗也

析講魯有二社一曰周社天子大社也一曰亳社殷社也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固有應而問焉○輔氏曰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費用命則戮之于社○按祀五土爲民祈報此立社本意○武王伐紂以其社頒賜諸侯使各主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放火得焚之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合參夫子問宰我使民戰栗之言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以止之也事已成不可復陳得失以說之矣事之未遂者猶可諫以止之也事已遂不可復舉是非以諫之矣事之未往者猶可咎以指摘之也事已往不必復追前過以咎之矣夫子之言已出而不可救矣我將如之何哉

析講太全問宰我所言尚未見于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于事與否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于後耳○輔慶源曰成事三句皆泛說失言之意在其中只是馴不及舌意○成事不說非不說也說之無益也下二句倣此○虛齋曰往者既不可咎來者其可不謹哉故曰欲使謹其後也○纂註集註非本意及啓殺伐俱不入夫子口氣若入口氣又是說之諫之咎之了

管仲章全旨

此夫子爲天下廣相度意器小二字是管仲一生定評自本至末都括盡了但末嘗有所指或人求其說而不得而以卜兩項解之奢而犯禮夫子不過隨問隨答非用以解管仲小也仲即儉即知禮終無解于器小而況三歸備官塞門反坫不幾濫且偏乎究竟器大者必不如是從

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矩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合參管仲相桓公一匡九合其功大矣然皆出于伯術之私而非王道之公孔子譏之曰吾觀管仲為人局量褊淺而容受弗弘規模卑狹而設施不廣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蓋小矣哉夫子此言蓋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僅能以君霸而不能勉之致王也析講器小只就局量規模上見若照註說破則或人不必問矣夫子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也○虛齋曰局量以內中所受言規模以外邊設施言如奢而犯禮亦是外邊設施小丁然亦由器小做出來蓋裏面着不得所以做得些小功業便以為光前振後外面遂肆然無所顧忌而入于奢僭之罪若聖賢大學之道則不識矣○只霸字對王字私字對公字便見他器小然此處只

宜虛講不可露不能致主王道意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虞反 ○或人益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泰序或人不知而疑曰約晉之人多狹小而不大夫子以仲為器小意者管仲儉乎曰儉者必節冗費管仲有三歸之臺以為游觀多設官屬凡事不相兼屬臺有興作之費官有廩祿之費焉得為儉而乃以儉為器小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

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儉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入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泰大全或人不知又疑說知禮之人多交飾而不儉夫子以仲為非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禮以辨等威慎名器者也故邦君屏樹于門以蔽塞內外今管仲亦樹塞門是僭邦君尊已之禮矣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于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無此禮今亦有反坫是僭邦君尊賓

之禮矣其僭如此而以為知禮將天下之人孰有不知禮者而乃以不儉為知禮也太子兩菴或人雖不復明言氣之所以小然其所以小者可見矣

析講許氏曰當時齊伯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于管仲家故設反坫延之○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于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上答拜賓于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于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于坫也大夫則無之○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邢疏臺門而旅樹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麟士云蒙引說器小是緊說不可預煇下二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歐陽氏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惟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此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

子語章全旨

此是夫子自衛反魯適師華在官之初將有正樂之意故發此論樂其可知知句是冒始作以下正可知之定可知只就律度條理上索解而精理自在其中觀下翕純等可見始從成是按其節翕純嗽繹是審其音總是語以調和音節之法蓋據作樂時說欲太師從音節之末而究其情文之備變親聲而復古樂也若樂中律呂之制被之八音者太師已知故不語及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嗽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嗽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嗽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衆序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

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因語魯大師曰汝典樂之官不可不知樂夫先主之樂其聲音節奏可得而知也樂之可知者何如蓋樂有一之不備不足以爲樂方作之始必五聲六律八音群然合奏翕如其合也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及其從之而放焉大作又必清濁高下調適中節如五味相濟純如其和也和則易于混淆又必清濁高下各有分數不相陵奪嗽如而明白也嗽則易于間斷又必一清一濁之相終始一高一下一下之相爲起伏衆衆如貫珠繹如不絕也夫自翕如而純如嗽如繹如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樂以之一成矣由此而至于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樂何不可知乎

析講麟士云正樂事體大本文只言音節恐大段只在此說得太深玄者俱謬○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純嗽繹乃三節中之節奏○邪疏太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太師司樂樂官之長掌教國子六樂不舞等必有目者爲之太師又是替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而言賈疏就瞽之中命大賢智爲大師其次賢智小者爲小師是也○純所謂八音克諧也嗽所謂無相奪倫也繹所謂終始相生也○饒雙峰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

從之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如之餘有和諧和諧之中有明
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盡作樂之妙○翕如純如畧有先後
純繳釋則皆從之一時事不可分先後饒氏一餘字兩中字
極有斟酌以成總管上說以字有力見樂必以此而成非此
不是以成也○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宮極
濁宮極低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如何得和和則易混不能
使宮自宮商自商如何得繳繳則血脉易得間斷苟不能使
五聲相生相續如何得釋故告之以
此欲其審音察數而調和律理也

儀封章全旨

見之以上見封人求見之誠出白以下見封人知
聖之至其贊夫主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
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
不能違乎聖人也
封人洵賢者流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
通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
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
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
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
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
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泰序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掌封疆之人請見而自言于從
者曰前此君子之至于斯地也吾必求見未嘗相拒而不得
見也今夫子至斯我獨不得見焉已乎門人因其求見之誠
為之引見于夫子封人得見夫子而有所感乃出謂門人曰
夫子之失位去國固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患乎蓋天下
之無道亦已久矣亂極則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誠足轉亂
為治天必將使之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而覺其愚昧
為木鐸以儆衆也豈終不過而失位也哉

析講按木鐸解以本註為正何患于喪語意左合註中後說不可從○未嘗不得見是表已不見絕于賢者以達其求見之意蓋與其得見有機非誇其見賢有素也木鐸是借來說夫子得位設教以警覺人心之迷意此亦據理而言耳而夫子終焉喪者則理之不可知也○鄭玄曰文事屬木鐸武事屬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遘人以木鐸徇于路以宣治教也周禮治官教官刑官之屬皆徇以木鐸蓋刑以弭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故皆用木鐸焉

子謂章全旨

此章非論樂武只就樂上評論以見企慕虞周之意而微寓優劣于贊論之中故不曰舜盡美善而曰韶不曰武王而僅曰武皆舉樂言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德德武王亦

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

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衆蒙引謂者說我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樂名韶者聲容備盛固盡美矣乃其和平廣大之盛潛著于聲容之表而可以想見者則又盡善也謂武樂名武者聲容備盛亦盡美矣然其發揚蹈厲之氣潛著于聲容之表而可以微窺者殆未盡善也此舜武寔有不同子蓋不勝升降之感矣

析講盡美盡善俱指樂言○朱子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有盡善未盡善之別○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解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始而北出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麟士如此方擡高子謂二字子謂與子曰畢竟不同子謂記者撮約之詞亦記者敘述之詞也若曰夫子曾言如此耳○按麟士說

則記者口中盡美只講聲容之盛盡善只講所以聲容之盛
忽指寔纔是樂之美象功美之寔象德揖遜征伐之事而
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寔亦著于聲容之表所謂聞其
樂而知其德也瞿昆湖云功德征伐揖遜俱是朱子推原其
故之言作文只空空講而此等俱在言外見出為佳莫中江
意亦同之○語類善者美之寔寔只是事

居上章全旨

此夫子崇本之論寬敬哀就心之所存言必有是
心然後可據此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何
如若本既失了更把甚麼去看他重在以字上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參大全夫子曰凡事有本如居上寬仁為禮莊敬臨喪哀痛
本也須是有其本方可在本上看他得失何如如寬有過不
及哀有深淺敬有至不至不寬不敬不哀則其本既亡雖有
其他是處如修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哀麻辟
踊之數皆在不論量之列矣更何所據依以觀之哉

析講語類寬敬哀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
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麼看他○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
之寬是也敬亦有一于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于戚而
徑情直行者須各于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一味寬敬
哀便盡居上為禮臨喪之道也翼註寬敬哀是本所行得失
是末如心既寬矣條敘號今又皆盡善是得未盡善是失若
心先不寬則失固失也得亦失也
本之不立餘無足觀下二句亦然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里仁章全旨

此章本說擇居不說擇術與下孟引証意不同通
是借卜里以明人當處仁意要緊在處字擇字輕
首呼明為美正醒人以知之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

處上聲焉於
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參大全子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

為里之至美處乎此而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則恤保愛可以全其生知者必居于此矣若擇之而不處乎仁則是不知其美矣焉得為智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

析講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愛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衰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卜不郊鄰之擇里仁如士愿恪而人忠信家詩書而戶禮樂皆是虛齋日釋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美矣不必謂既知其美而不處也○二十五家為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

不仁章全旨

此章示人猶全其心以貞遇也重仁者二句言不仁者之不可正以見仁之無不可也仁知對不仁看總是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食也益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

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參本全子曰仁為本心之全德不仁者失其本心約樂兩境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發于約樂此邪僻驕奢之事無所不至矣矣其可求其可以處此者其惟仁者知者乎人而仁者純乎天理故不待勉強隨所往而安其仁人而智者中

有定見故篤好天理有所守而利干為仁雖所遇不齊莫不安于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析講麟士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集註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干仁而不易其所守皆緊抱上二句說此章蓋專論處遇也○雙峰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故曰其仁只

是欲得乎仁耳朱子曰仁者之心便是仁只順道理去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
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
意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一女子果有
固有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故上
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
人有三品不仁失其心者也仁者全其心者也知者求全其
心者也分別言之欲以去其不仁由知者之利以進于仁者
之安耳不可猶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境言周介生曰不可
處約樂只是不安于仁不安于仁只是他不知仁之可利處
仁者二句只是上文反語耳一說深便脫根矣○安利緊抱
處遇說曰安仁則自然不淫不濫曰利仁
則必不至于淫與濫故皆非外物所能奪

惟仁章全旨

此舉仁人之能好惡以立用情之準也惟字能字
緊相照應仁是心無私好惡即心之所發不必以
心貼仁者以情貼好惡心外無情也○能字要發得透註中
當理得正皆貼能也能字亦要講得自然能
好能惡全是仁之作用註然後費力勿用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
本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
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
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
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合泰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心未能無私則好惡皆從
私心發出好或黨同惡或伐異皆不合于理之是非安能得
其正惟仁者之心至公平而無私其好人惡人乃理之所當
好當惡為能至正而無不當焉人可不勉為仁者哉
析講大全公體正用苟徒公則不能皆當乎理徒正則切切
然于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連看不可少
一○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賞理而後言無
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下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于
理○自不仁者以卜三四章皆是說心之德與愛之理無涉
○此好惡說得廣以之用舍則必進君子而退小人以之賞
罰則必命有德而討有罪皆是恰滿乎好惡分量左謂之能
能字須重看朱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惟仁者心中渾

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明白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公是心中廣大無私正是好惡當理無偏向

苟志章全旨

此為為仁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處也方志仁自無惡可見危微之機如此

重一志字無惡就志仁時決言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泰直解子曰天埋人欲不容並立人之所為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誠能一心專向于仁方是時也雖踐履未能精熟亦可保其無為惡之事矣不則間斷不志仁時惡將又生可不自勵哉析講麟士云此亦望人之志于仁也不是泛論安仁利仁能好能惡皆然若作贊嘆仁者便嚼蠟無味矣○上句看矣字有力下句也字語意輕省○苟字淺淺看若謂念念在此而

無有出入便是不違仁了豈但無惡○霍昆湖云心為作事之主心向于理豈有肆欲而為惡之事哉虛齋云若正路上差了一脚則未必其無惡可見為仁尚有最要工夫也

富與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為仁之功首節以取舍言末節以存養言中節結上生下其着重只在終食無違一句上面從富貴貧賤言起正從理欲分界大關頭說到至微至密處以見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于仁也不處不大則于欲惡上看得分明便是不去了終食無違乃所以純熟吾仁又不但取舍分明而已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參大全子曰凡境有順有逆而取舍貴擇其正如富與貴是人之所同欲也常情欲之則趨之然有義焉不可苟得今有人焉或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富貴是無故之獲也必審焉

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常情惡之則避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今有人焉即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貧賤是適然之數也亦寧安焉而不去也

析講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麟士云審是審于將然之時安是安于已然之後○欲惡中便舍去處意在蓋富貴固可去夫貧賤何之固知不去不處只是無所厭心耳○不去不處此中便舍一仁字蓋不處不去者身而所以不處不夫者心亦只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者耳○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一時不期得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非道得貧賤言非其自取如水火盜賊誤陷刑戮之類○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無愧居之何害貧賤着一安字言不與貧賤上計較云我不當貧賤有汲汲求去之意○審富貴者審其合道與否不是已知不以其道而又審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泰序處去不苟如此此乃所以存吾本心之仁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此也使君子而貪富貴厭貧賤雖去其仁則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

析講饒氏曰此節是結上生下○此節反言以見君子必明取舍之分而後可以爲仁也不義之富貴處之則累吾仁故不處非自致之貧賤去之則害吾仁故不去此心純是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即仁也君子之成其君子者全係乎此惡乎成名猶云惡乎成其爲君子名字不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

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倚目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泰饒氏是以君子之于仁不但富貴貧賤爲能審之安之以

存吾仁也。常戰戰兢兢，靜存動察，自一息以至終身，總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留，其間雖終食之頃，未嘗有或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必于是仁焉。造次顛沛之際，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于是仁焉。造次顛沛，亦不違，又何終食之違哉？既外明取舍之分，而尤內密存養之功，此固君子之所以純仁而亦君子之所以成名者矣。析講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終食無違以下，則為仁之功益密矣。○此節總是存養無間，意無違，兼存省言，間字可玩。凡人在心養性，只消一息間斷，便終身間斷，能一息無間，便無間終身。莫中江云：無絲毫違仁，猶云無頃刻離仁，則終身存仁可知。其曰造次顛沛，又從終身所遭之適然尤易以離仁者言，使人用工無滲漏也。此極有見。○薛方山云：惟無終食之違，故雖至于造次顛沛，而不違其致一也。不必如常說作深一步說，造次對從容，看見于仁，宜不暇顧意。顛沛對安常，看見于仁，宜不能顧意。兩必字，見自家作主，不為境奪，省察存養無時，不然耳。非着力語，見得君子心中只在仁上，便是安于仁而無適不然意。工夫俱在無違內，一是字指仁，○富貴貧賤終身造次顛沛屬境，所謂時也，處也不處，不去無違

必于是，是屬心，所謂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我未見章旨

此章重在中節，總見人當用力于仁，不可以力不足自諉也。章內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正以明人不肯用力之意。首節只是引起下二節，蓋無尚不使加，正是用力之至，而臻于成德者有能二節，緊領此二項意來，見用力于好仁，惡不仁，其力自無不足而或貧不足者，我未見其人，然則好仁，惡不仁之未見，特人之不用其力，非仁之難成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合參夫子反覆嘆息勉人之用力于仁也，曰道一仁與不仁

而已仁當好，不仁當惡。誰不知之？然今之天下，我未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意所謂好仁者，非尋常好之而已也，必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而加之，我意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惡之而已也，其所為在仁矣，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私欲加乎其身上，此好惡之實力難得見之者也。

析講：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居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饒氏曰：其是將然之詞，既惡不仁，則所將為仁矣。○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正與此意同。○不致其樂，樂善不倦，是謂無以尚之，如惡惡，見不善如探湯，是謂不使加身。○出于天理之公，便是仁；出于人欲之私，便是不仁。朱子云：好仁，惡不仁，皆自己身上事，非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惡，朱子分兩項：人說體貼一有字，極是。註中兩真知字，不可忽。外物不但富貴，凡可愛可慕者，皆是有物足以尚之，則其好可移，故以無尚為至不仁之事，不必是人欲之私，凡親聽言動有一毫非禮，皆是絕不仁。

在為仁上見，故帶為仁說，無尚不使加，又須說得真切，方是成德之事，未須補，未見意必如此，而乃為好仁者，此我之所以未見也。下亦然。○無尚，不使加，正是用力，力足而臻此地位者，若因註中成德一字，誤認作生安一流人，則失之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參或問：然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亦人之不肯用力焉耳。有人焉當蔽錮之餘，興率廢之念，能于一日間奮然用其力于仁而好之，惡之矣乎？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即無尚不使加之域，可馴至也。我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于過者。

析講：語類此心散漫放肆，打上聳動時，便在這裏。王觀濤曰：心之理是仁心之精神，即是力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言足者十分完足之意，以其取之于心，不待外求也。○好惡總是為仁，故只言用力于仁，有能是期望之詞。一日二字正

夫子吃緊醒人處○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个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人之成德雖難其入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參朱子蓋或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矣然我未之見也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于仁者之難得也未嘗好仁惡不仁而可徒誇之力耶然則德之難成亦學者之自怠耳有志于仁者勉之焉

析講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于仁耳反覆太息決言力之必足見人當用力于仁非以仁之難阻人也○王觀濤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

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我未之見也猶云我何乃未之見也作疑怪說

人之章全旨

此夫子恐觀人者以過兼人非寬人以過自安也大全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百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合參子曰君子小人均不能無過也然過之為類正自不同其過所以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有不同也故觀小人之過于薄且忍者其為不仁不待言矣若君子之過于愛過于厚雖是過當然發于一念之仁就過失上因事原心便可知其仁矣豈可以人之有過而遂謂之不仁哉

析講王觀濤曰君子之過有偶不及檢者與有意而為者自別有勢不是得已者與敢為無忌者自殊偶不及檢之際其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真勢不得已之時其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上玉云本文只說斯知仁尹註不仁二字宜圓融看之語類此仁字以愛之理言○過以事之過當言仁以心之隱微言觀過句抑揚重君子邊朱子曰人之過不止于厚薄愛忍如君子過于廉過于介小人過于貪過于通之類儘多伊川特舉一以概其餘耳○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人情

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嘆耳此夫子甚言人不可不聞道聞字深看從深體力行而深悟其妙方謂之聞夕死活看非限定要死猶云不虛其生何憾于死言外見得苟不聞道則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可矣二字令人有惕然深省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參大全子曰道者生人之正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何為苟平日致知格物積累之久而一旦得聞大道則知得真寔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生雖朝聞而夕死焉奚不可哉甚矣道不可不聞也析講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矣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大和仁義禮智信小而恭從明聰睿皆是聞非但知得一理須是平日有精察力行工夫而一旦豁然貫通知得源頭透徹處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得聞耳○朱子曰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陳潛室曰聞非耳聞謂心悟也夫子為志道者警志字淺淺看只是欲求道耳非真志道也真志道者識趣高明自無道外之恥其

士志章全旨

病根全在一個恥字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

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合參子曰道本高明惟識趣之高明者始足與議若士之志在道亦既知有義理矣而恥自己之衣之惡食之惡者則識趣卑陋與不學無識之俗人無異與之言道必不能知其意味之美雖曰論道亦徒說而已奚足與議哉

可見志道者必先掃除俗念方能有所得也

析講志道與志仁不同志于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故無惡志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于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求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奉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食也特以其不美于觀聽而自恥也蓋其識見卑凡又在求安飽者下矣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應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于理也無適莫而比于義三句語勢相連言無此二者只有二

義耳上二句不是住語得末句始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晉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

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哉

合參子曰大凡臨事之時吾心執着要恁地行謂之適執着不要恁地行謂之莫此皆意見之私非義之當然也君子之于天下之事也先無有適而必為之念也先無有莫而肯為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為則為而不同于適義不當為則不為而不不同于莫此

君子大公順應之妙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耳

析講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麟士云義斷決得中也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制字嚴重即宜亦是合該如此之意須從斷然毅然處說不知緣何看作時宜權宜之宜適莫義是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

無適莫莫即是比義上卜語意淺作
術○蔡虛齋曰說于天下便含有个義便見不可與以已私
君子非漫無從違也但覺事到面前原自有一个義在不
我造作但以我心制之而已○義與適莫分別處不爭為
為但爭當理與不當理耳不論理而先存一必然必不然之
心便是適莫順乎理為行止便是比義最要辨得清常說以
不可不及必為必不為解適莫字
都看得死殺了必如合參左得

懷德章全旨

此辨君子小人于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意總在
天理人欲上分別四句
各串說以君子作主小人帶言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在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
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
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合參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其心之所思念亦異德者

人得于天之善理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于至善之
地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而于身意之所便安者則戀
戀不舍惟知懷土而已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
不敢為不善以犯之若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而于惠利
所在則營營以求得惟知懷惠而已夫君子之所懷者非德
即刑何念之非公也小人之所懷者非土即利何念之非私
也一念之公私而君子小人之分繫之矣

析講胡氏曰他章多指君子小人所為者言其行事之著此
章則指所思想者言其心德之微○懷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終身不能舍之意德凡得于天之所賦而人所同具之理如
仁義忠信是也刑凡法度所在是也土如身之所安意之所
便皆是惠如非分之圖無故之獲皆是○虛齋曰此君子小
人又畧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為惡也懷刑則出于有
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則未得而輕
營必得之者○許東陽曰懷土則不能
遷善以成德懷利則雖有刑法亦不顧

放於章全旨

此戒利不可徇而以怨惕之利不止財利凡占便
宜處皆是朱子曰凡事只認自己已有便宜處便不

恤他人所以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釋

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泰序子曰利乃人所同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若事事依着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多必多怨夫至于多怨則不能長保其利矣徇利者可不戒哉
析講多怨不但受其害者怨之抱公憤者亦怨之○放依也靠定不舍之意

能以章全旨

此章重个讓字見為國當務禮之實也夫子見春秋之時禮文雖具以下僭上者不一由上不以讓倡下不以讓應故發此論總見國之不治起于爭爭起于不讓能使禮根于讓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若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在言外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令參子曰為國莫大于禮而禮非徒威儀升降之文也貴有恭敬辭讓之寔心以行之君子自盡其寔而能以禮讓為國凡所以辨名定分整齊百官防範萬民者一本于恭敬辭讓之心則上以讓感下以讓應曰下戢然不亂于為國何難之有若未盡恭敬辭讓之寔則不能以禮讓為國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矣其奈禮之節文何况為國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能由禮而能化人

以禮者信乎禮讓之為要也圖治者審之
析講翼註讓字深看若只是威儀揖讓如何治得國亦不是降尊而為卑只是他心中不以尊貴為得肆不以威福為本雖凡禮之行全是一團藹然真意如堯之克讓舜之溫恭方謂之讓○禮者先主所設以辨尊卑明貴賤別長幼原本辭讓之心而生此心人人所同故以禮為國甚易也無讓鳥有禮此讓自在禮中分開不得只要人主以寔心體之耳以禮讓為國者事事循理而行如行己以恭而無驕泰之失養民以惠而無貪戾之失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非皆是如此則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息為國何難○朱子曰禮之文可為

為禮之實心不可偽為既有是寔自然感動得人。○為國不難只是一國典讓意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大夫大夫讓為鄉爭何所生而亂何自起

不患章全旨

此章是教人不必修求各位當盡其在我之寔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寔○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泰序子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無位原無預于己不以為患惟道德學術所以立乎其位者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人情惟患其已知耳君子則以其知何損于己不以為患惟道德學術所為可知之寔者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修則求其能畢盡也此為己之學也

析講此亦人以務實之學也不可如常說上指從仕者下指為學者所以立致君澤民之具也可知進德修業之寔也位與名俱在人不可必者立與可知在己所可必者君子為己則盡吾分內事不計得位與否人知與否也翼註可知是可知

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若欲致人知則偽矣

參乎章全旨

此章以一字作主聖人以一字傳道大賢悟道于一而發之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未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察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參或問曾子之學主于誠身王聖人一言一動無不詳記而力行之也其應物處事之間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也然其下學之功至亦將有以上達矣故夫子不俟其問而呼其名以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以貫通之不待逐事逐物處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也曾子之心于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于問

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

析講許氏曰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是論造化與此章不相似○麟士云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夫子教以從一而貫○翼註吾道二字畧讀一字指道之存于心者屬體之字指道之發于事者屬用一乃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了如何貫得譬如人之一身分之二有四肢百骸合之只是一身貫字不費力既合了自無隔礙無隔礙便貫通了不是二了又要貫○蒙引吾道虛說兼體用言之○正道之體一貫平萬事即道之用一貫二字不可分○固體之一貫亦非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乃是一也○一是心貫就事說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然心字却不可說明只渾渾還他一字方不碍下節地步性理云如在天下本一月映水則成萬月是一貫絕妙譬喻蓋聖心此一理及應事時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問未唯之前如何○予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理唯後萬理只是

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此心做出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小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却是從這生氣流貫去也○一是道之統會處惟曾子工夫已到千道之散殊處下一理會過故一點便醒○朱子云一如索子貫如散錢會一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太予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參大全：夫子之告曾子也。夫子之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識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夫子出而因問，曰：「所謂一貫者何也？」曾子乃即門人所嘗聞者告之曰：「夫子一貫之道，非他忠恕而已矣。蓋本吾之心而順以應物，則曰一貫。盡吾之心而推以及物，則曰忠恕。夫子特引而不發，且豈別有他解哉？子誠求之，忠恕而夫子之所以教吾之，所以唯者，即在是矣。」

析諸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

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語類：門人是夫子之門人。○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一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朱子曰：「子貢尋常自知識而人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云云。』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則能真行，此孝為入謀，則真個忠與朋友交，則真個信。故夫子微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要知大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十人無為的。忠恕學者是一人着力的。忠恕曾子借學者忠恕體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麟士云：「夫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字恕字替以貫之字而已矣。斷詞也。○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已之忠，推已之恕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推已盡已，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之學也。自然之忠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本不可謂之忠恕，始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之後之道也。○何謂

疑「非疑貫也而已矣者見非別有他解也」貫乃聖人公
共的，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曾子緣一貫之道，難說與
學者故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細也。
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一貫心做出百千个恕
來，如老安友信少懷，夫子只這太公無我之心，出之自老者
見之，則為安自朋友見之，則為信自少者見之，則為懷，其是
非有二理，亦非有二心也，意本朱子。○蒙引一以貫之，猶云
以一心應萬事，此个心若不是盡已而無一毫之不足，如何
只管推得去。○一个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
存疑忠恕學者之事也，曾子平日工夫隨事精索而力行之
即忠恕也，欲學聖人者必由忠恕而入，曾子之語門人雖云
欲學者之易曉，是示以入道之路，不然一
本萬殊之類亦可以明之，而何取此耶。

喻於章全旨

知之悉也

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術不同，亦以嚴義利之防也。
義字包得廣利字，亦不止財利喻此，知字較深益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
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
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
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
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合參子曰：義者天理之公，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君子循
天理，平自有精義之學，其於義之精微曲折處無不透徹，惟
喻于義故凡事皆秉義以行，義之外非所知也。利者人欲之
私，凡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小人徇人欲，平時皆謀利之念，
其于利之曲折纖悉都理會得，惟喻于利故凡事
皆為利計，利之外非所知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此。」

析講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程子篤好是說
喻以後，事象山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是說喻以前
事。○一事之間便有義利之判，饒氏看理當如此，便是義看
如何方便，于已便是利。○張天如曰：君子小人各自理會一邊，
如同一學也。君子但知可以修業，小人但知可以媒進，同一
仕也。君子但知可以忠君，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同事異情，易
置不得。○君子只曉得事到面前只管從義上做去，全不

到利處小人只曉得事到面前只管從利上做工全不顧義大如生死之際小如辭受之間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當辭則辭當受則受是喻義之為也當辭亦受當死亦生而凡所以偷生苟得者無不為是偷利之事也

見賢章全旨

此章亦人反己之學重思字省字思齊玩註與字有精進工夫內自省玩註恐字有克治工夫非徒想之察之也俱就心上說尚未涉行上能思齊內省則賢不賢莫非我師方為不負所見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反

思齊者黃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入而其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參大全子曰吾人遷善去惡固貴責已而怨人亦可因人而勵已天下有賢者即人心同具之善而彼先得之者也故見人之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賢已也必奮然與其善思與之齊焉天下有不賢者即人心易溺之惡而彼先蹈之者也故見人之不賢者非可徒視為人之不賢已也必惕然恐其

有惡而內自儆省也此乃不徒見之而

反諸其身有益于我真為已之學也

析講饒氏曰省謂警醒非徒察也○鄭氏

南升曰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事父章全旨

通章以幾諫貫總見得到底幾諫也此是教人子諭親之法幾諫即是敬蓋敬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故即是敬也不是幾諫時不曾敬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面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參大全子曰人子之事父母不惟平時怡色婉容雖遇父母有過之時亦必從容細密幾微而諫不敢伸已之直而詞色皆婉順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惟其諫之微婉故親之不從亦非有直斥顯拒之形但微露之于志人子纔見父母心中

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親歡悅復幾諫而不違若或父母堅執不從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以感動親心俟其意少回仍進幾諫至此則親心必可回而庶幾復于無過此乃深愛其親也柳誦敬已足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微諫之心務欲致父母于無過之地○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熟者反覆純熟之謂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豈容有一息忘乎○事父母提起看下作三節幾諫意重下不違不怨俱不脫幾諫意幾諫者欲使吾之言易入而親之威易解也微詞以諷是幾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皆深愛之所形見者也又敬是愈加謹慎自致其不安之意與以感動親心尚未說到諫上不違不背幾諫也初幾諫而後不諫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亦違也不忍仍舊是幾諫意若怨則不諫矣不怨只是自己身上計罪過即書所謂負罪引慝也

父母章全旨

此章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為孝註中親念我句重已思親句輕欲親知已所在句重召已必至句輕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色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參片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人子體親之心當一舉足而不忘故人子于父母在堂之日惟當左右就養不可遠遊以致定省曠音問疎使親之念已不忘也即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有定向欲親知已所在而無憂也此所謂以父母之心為心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有方又是處變之道○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章齋先生事父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不遠遊者恐親之念我也必有方者欲親之不憂已也即是而推之凡所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父母章全旨

此夫子醒人及時以盡孝喜懼重懼邊有汲汲盡孝猶就其遷意非空懼也上言親年猶知下原其

增知之故知乃念念不忘之意喜懼皆從知字生出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參序子曰為人子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而記憶在心也常記憶在心則以其多年難得而喜一則又以其多年月衰而懼壽日增則衰亦日增喜日甚則俱亦日甚而及時盡孝自不容已此父母之年所以當知也

析講蒙引夫子欲人子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也○王介甫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二

公換二語極得詩中愛日之誠意

古者章全旨

此夫子原古人慎言之心以為當時輕言者警也援古人之耻以惕今人之不耻不出謂不輕發也不放肆也耻躬不逮就在出言時說下句原上句意也朱子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日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不知空言無寔之可耻也若耻則必自是九于行而言之出也自不敢易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參序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古之學者沈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這是為何蓋凡事必身體力行乃為有寔若躬行之不及夫言則夸誕無寔可耻此所以慎焉而不敢輕出也析講張夫如曰不曰行而曰躬行猶待做出後見得躬則當下便在更覺切切君宜心解曰非真躬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耻不是一味謹言兼有勵行意在觀不逮二字可見若不敏于行而僅為緘默之人亦非古人之心也

以約章全旨

此示人以檢身之道○輔氏曰約字要認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約煩註不侈然自放說蓋

放則逸于規矩之外約則守乎規矩之中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參太全子曰凡人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若約則收斂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以此而猶失之至于有過者斷然少矣

析講約有收斂近裏着寔之意非徒簡而已也約雖下在事上見而足就心上不侈然自放說失則主事言

君子章全旨

做工夫處

此章示人矯輕傲惰之法乃自修之君子其立心要如此欲字貫下敏訥非徒欲之正是心上切要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合參子曰凡人言易失之有餘而行易失之不足惟君子之

用心于言則務欲其訥不但不當言者不敢言即當言者亦必謹慎收斂訥訥然不敢盡其所行則務欲其敏知無不行行無不力奮發勇往汲汲焉必勉其所不足其篤實自修如此

析講麟士云欲字只是要得如此之意據爲主腦非是○說統據法言易行難是兩矯其偏然矯輕之心正警惰之心而字亦宜玩

德不尊全旨

此章勉人修德意上句反說輕下句正說重下句以寔上句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合參子曰人之秉德不修者豈以德之孤立而無助乎不知德原人心同具亦人情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從俱之無和而孤立也但見有德必有相求相應以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然則有鄰可以驗吾德之修無鄰必吾德之未至耳修德之功可已乎

析講存疑德不孤論其理必有鄰指其寔就有德者身上言之此說與註合○德之同者不在形迹而在意氣形迹之合雖朝夕相親而不謂之鄰意氣之孚即一二人而不謂之孤吾苟有是德必有意氣相孚無間遠近者不啻同堂而坐並席而談夫誰非鄰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也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

事君章全旨

此欲諫君諍友之善其術玩兩斯字惟數斯疏斯辱則疏辱皆其所自取可見事君交友不可不見幾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呂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參存疑子游曰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事君而過其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故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以為讒已斯反有見斥辱矣過朋友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友必厭聽以為仇

怨斯且至疏遠矣豈事君交友之道哉

析講大全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諍說○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皆當以義為進止故君友有過固不可不諫諫之不納則吾之義盡矣故當去當止必不可至于數以取疏辱也諸說皆以言輕聽厭厭即疏辱久穩小臣之見屈于君豈止厭聽已乎蓋聽厭是他心裏而疏辱則及于我者蓋心裏厭聽而疏辱亦必矣

論語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35